

时代风流

大地风华

■武青山

由盐湖湖畔发首都的复兴号动车，在池神庙的风铃声里，迎着初冬的晨曦，开启了向北的旅程。

透过车窗北望，起伏伏的峨嵋岭，将目光牵向晨雾深处。

黄河环抱的原野，千百棵杨树挺立，宛如画师挥笔，将最丰富的颜料泼洒大地。

浓墨重彩的初冬时节仿若打翻的调色盘，蜿蜒的中条山，全然被明黄的、金黄的、浅紫的、淡褐的色彩所覆盖，这块画布上的那一抹青绿，是刚从泥土里探出脑袋的麦苗，给这个暖色的卷轴增添了一份明快。

动车一路高歌，汾河谷底的金黄，任由阡陌收拢，而后被时空的速度挤压到列车的两侧，急速奔向身后。白杨树三三两两散落在丘陵沟壑，与红彤彤的柿子树相望，是旷野中最醒目的景致。

匆匆的行程中，一站有一站的景物，众多的旅行者未曾停下奔波的脚步，饱览各处的风光。好比我们短暂的人生，在烦琐事务的纷扰下，心情从未畅快，忽略了这一生命旅程中点滴的美好。我们能拨开心上的迷雾，领略奋斗人生的激昂豪情。

列车在平遥稍作停歇，不约而至的小雨，打湿了前行的轨道。我想，平遥古城的街道，想必也笼罩在了这雨雾之中。它与山西诸多古建筑一样，梳理着中华民族的文明脉络，虽历经千风雨，依然担当着华夏血脉的传承使命。

同行的朋友说，本来想着要带伞出来，走得匆忙忘记了。

我向来是不喜在雨天打伞的。

春雨润心，夏雨清凉，秋雨缠绵。初冬的雨总是来得不疾不徐，虽有些许寒意，但它给予肌肤的感受，不也是能领略到四季交替的不同之美吗？

雨落在哪里，哪里便有别样的意趣。

前时和女儿去苏州，隔三岔五就会遇到细雨飘洒在江南的草地、浅湖。观前街旁多的是精致的木制凳子，如果有细雨曼舞，女儿是喜欢独坐于此，透过玻璃欣赏店里精美的苏州丝绸，看着着花伞走过的少女婀娜多姿，任凭雨珠抚摸发丝，打湿衣裳。

叮叮当当的声音，来自街边那间银饰老店，它从戴着瓜皮小帽的伙计手下溜出来，在飘着丝网店橱窗，被带着江南韵味的细雨浸润，跌落在道边花丛中。

恰是有袅袅的雨来，江南才有了丁香摇曳的烟雨小巷，才有了钱塘江上的小桥佳人，才有了江南人的莺声燕语，才有了那么多的诗情画意。江南湿润的空气也永远弥漫着那份优雅。

拉回思绪，列车已掉头向东，没有在太原停留，直奔了阳泉。

雾色中跳跃的丘陵，渐次被一座一座的山岭代替。目之所及，看不到家乡熟悉的柿子树，却多了一排排整齐的箭杆杨，雾色中你难以看清究竟有多少棵。它们巍然屹立在最高处，笔直如剑丛，倔强似勇士，遒劲的枝叶一起奋力向上，要刺破天空似的。劲风肆掠下它们仅存的最后几片黄叶，演绎着秋天遗忘的绝唱。猛然，耳边响起上学时读到的，大文学家茅盾的那篇《白杨礼赞》，恍惚间，这些

白杨仿佛已化身勇猛的战士，高昂着头颅，守护着一方家园。

飞速后退的两座山峰间，是流水冲刷而成的沟壑，这里的杨树分散在沟壑的各处，大概是沟下风稀，枝丫上的叶子依然黄灿灿的。我来不及对准镜头，巨人似的山峰朝着车窗扑来，猛然察觉，这就是那座英雄之山——太行山。

这段路程，列车大部分时间是穿行在大山腹中的，宛如婴孩躺在母亲的怀抱。车出隧道，呼啸而来的灰白色绝壁，如斧劈刀削般矗立。来不及端详它的巍峨，又闯入了一条隧道。苍莽的大山连绵不绝，一点点的惊悚之余，你不能不感慨人类的渺小以及伟大。

中国人都知道，用怎样的情感都不能足以歌颂太行山的不朽，也找不到恰当的语言陈述它的深邃。遥想八十多年前，它的身躯点燃起熊熊烈火，高大的树木蜕变成锄把，蜕变成红缨枪，抵御着倭寇的烧杀抢掠，它以父亲般的钢铁身躯守护了表里山河的万千生灵，以和母亲一样的坚韧意志竖起了中华民族的不屈脊梁。太行的伟岸雄姿锤炼了无数铮铮铁骨，它的沧桑岁月，汇聚着中国人质朴的精神血脉，指示着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来时路。

山峰高耸，山崖突兀，娘子关隘的风拂动着远古的鼓角声，在跌宕起伏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回响。

列车冲出太行峰峦，眼前是云淡风轻。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，万亩麦田上点缀着星星点点的树木，无数条河流从太行山东坡奔涌而出，滋养着

脚下这片土地。此刻，一座座村庄星罗棋布，安详地躺在北国的大地上，晌午的炊烟依然袅袅，我仿佛嗅到了农家院子飘来的谷香。一条条高速路、一条条高铁道从村庄旁边掠过，汽车与动车并肩驰骋在平坦的大道上。平原的辽阔撼动我的心房，你能感受到祖国是多么的博大，是如此的丰饶。我们拥抱祖国母亲的宽广胸怀，接受她给予我们的万千呵护。

这无尽的风光，与西北高原一样壮阔，又不同于它的肃穆。

如果去西安或是咸阳，你看到的西北高原，定然不是绚丽的苍叶烂漫，它给予你的是无边的苍茫。秦直道旁，一座连着一座的高大封土冲击着你的魂魄。它们是未曾翻动的厚重历史书籍。封土下演绎的金戈铁马，是中国数千年的风云变幻，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浓缩。它的每一把土都浸透着将士奋勇的鲜血，是中华民族一步步昂首前行的精神密码。

从南到北、由西及东，广袤家园上，雪域高原喷涌的清泉，汇聚成浪花跌宕的长江蜿蜒，敞开胸怀滋养着千里粮仓，东北莽莽林海扬起的风涛，吹绿了十万大山茂密的甘蔗林，南国的风里飘荡着蔗糖的香甜。无数的劳动者用勤劳的双手勾勒四季风景，他们的汗水，化作了魅力无限的时代丰碑。

车过石家庄，首都北京，即将抵达。

一幅壮美的江山画卷，正从这里徐徐展开，描摹祖国的北国南疆、万里山河。

明亮的脚步，透明、清晰、更清脆，生活的脚步，在玻璃上行走……

冬没有绿色，却富有洁白，洁白是冬的品格。那雪峰的巍峨，是冬的身躯；那雪原的广博，是冬的胸怀；那皑皑的白雪覆盖的冰河，是冬奔流不息的生命。

冬没有鲜花，却独有雪花，雪花是冬的精灵。那雪花飘飘洒洒，是冬的情话；那雪花纷纷扬扬，是冬的吟吟；那雪花跌跌撞撞，是冬童真般的欢欣。

没有严冬，北方便失去了沉静与雄浑；没有严冬，北方便失去了粗犷和严峻；没有严冬，便没有冰雪的倩丽；没有严冬，便失去了蜡梅的报春。

一场大雪，遮住风的形状，却使梦的形象更加真实。

一场大雪，凝固一个世界，却使时间的碎片纷纷凋谢。

一场大雪，统一原野的颜色，却使一种孤独逼近深刻。

雪被下，你可以看到野草暗蕴着嫩绿；冰层下，你可听见河水荡漾的欢声。我们幻想把真正的雪留下来，阳光让雪融进了人们的记忆和美好人生。

那被雪色映亮的苍老父亲，感恩的心情，跳出宽厚的心胸，直抵丰收的年景。

而此时，我却看见沉默的母亲，慈爱的目光，掠过农家辛劳的历程，在嫁接雪之梦，让一束温馨之光在雪色之中追踪，父亲一生拨动大地的琴音……

冬的色彩

严冬里，北方人的生活火爆而富有色彩。

啊，冬是一部新与旧、荣与枯、生与死的交响和变奏！

冬有风奏的欢歌——粗犷、豪放；冬有雪染的风采——美丽、纯洁。

谁说冬不是有声有色！

冬有勇敢的结果，但这并非残酷，因为不结束就没有新的创造；冬更有伟大的开始，哪怕伴着痛楚，因为逝去的走向新的成熟。谁说冬不是有胆有魄！

是的，没有刻骨的冷，哪有冰骨玉肌；没有蜕变的过程，哪有水一方。

雪是雨的精灵、雨的魂魄，弱小的生命却始终与强大的冷酷对衡。

谁说冬只有沉默，谁说冬没有燃烧，请看树树红梅的欢笑；

谁说冬只有凝结，谁说冬没有妖娆，请看株株雪松的骄傲！

雪雕

岁月的无情，拖走了沉甸甸的季节，冬天被挑在光秃秃的枝头在西北风中摇曳。

踏着惆怅，踏着犹豫，踏着残月跌落在小路上的凄迷，默默地，我寻找着，那首小诗的鲜明立意。

铅灰色的沉重飘盖着小街，被寒流捆瘦了的云，只出售苍白的哀怨，不上演柠檬色的协奏曲，悲剧吞食了昨天的向往，泪花滚出月朦胧的伏笔，苍凉的天幕诉说着我的孤独，脚印垒起的痛苦，爬进了，永不褪色的记忆……

思念刻画出木然的雪雕，叹息浇铸着飞翔的情绪，向着银河里流淌的故事，向着那永恒千古的主题。

冬情

晨起时皑皑的白雪中，闪烁的雪花映衬眼中无尽的温情，悦耳的踏雪声伴唱心中飞翔的旋律。一片纯白中，一切都变得单纯而又欢快。

午后冬日暖暖的阳光下，摇动的藤椅中蜷曲一颗沧桑的心。适时的冬阳，烘晒一段发霉的情感，慵懒惬意中，一切都变得无奈而又遥远。

心香一瓣

冬的那一抹精灵（组章）

衣名

薄暮时苍苍的旷野里，飘摇的枯草恍惚心中不定的欲念，萧劲的寒风鞭答青春懈怠的肌体，满目荒凉中，一切都变得沉重而又深刻。

雪中，我是顽童，洁白里洒下缤纷的笑声；风中，我是行者，在大地写下跋涉追求的步履；冬阳下，我是老人，静默中抚平带血的伤痕。

今天，有雪有风有阳光，我是执着无悔的歌者。

相逢

此时此刻我们不要相逢。因为我一无所有。没有温暖没有安慰，没有热烈的语言没有激动，没有思想，没有追求使我们向往……

但愿我们相逢在绿色春天的田野上，我们可以尽情地播种，任意采摘各种各样的鲜花。也许我们播种的是空幻的种子。也许我们采摘的鲜花，很快就会枯黄，绿色的希望却吹动了我们心上的风帆，片刻的欢乐，也使我们感到慰藉。

当然，我们最好是相逢在金色的季节里。希望都成了现实。我们心上的果园，果实累累。我们可以互将相思赠，那甜的、那苦的、那辣的，都可以使我们忘掉人世的一切辛酸和痛苦。

请记住，我们千万不要在寒冷的冬天相逢，它曾经把我们的春天埋葬……

雪飘千年

那场飞扬的大雪，飘飞于五千年间。

那时天地初开，那时山和水静静地仰卧在一起，那时人们赤着身子，仰首向着天空。那时，便看到第一片雪花，自滋滋的长空飞扬而下，走过九万里的行程，走进这无际的红尘。

自那时，这场雪就下着，飘飘五千年。五千年不绝的纷飞。所有的梨花、杏花和冰花开了又落，所有的箫声都在夜里吹响，所有的红泥小炉前都有读诗的人儿，所有的长窗都会静静开着。而所有的驿道上，只有雪落的声音，那推窗人所盼的履痕，正被一年一度的雪花悄悄掩埋。

飘飘五千年。五千年内我始终站在一条江的岸边，那个老舵手死了，长长的江边没有一条船，雪飞如梦，望不到对岸的景色。望不到那条飞扬的发辮，以及辮上鲜红的发结。

雪飞如幔。所有的纱幔扬起，撕裂无人的长廊，廊外有古老的梅花，花瓣片片飞下，谢如雪飞。那首熟悉的歌便在此时唱起。那条江永远静静地流着，我挪不动我冰冷的脚。一任雪飞，塑我成无言的冰雕。

那告诉我多少被忘却的故事了，雪啊！五千年间，你永远是多情的见证，我纯洁的手足。我所有的记忆为你而生，我所有的梦魂为你而碎。

五千年了。那条江，那条河，那个故事，那个传说，那个老人，那个女孩，那片燃烧的村庄，那曲如泣的古琴。

那场飞扬的大雪啊，飘飘于五千年间！

分婉春天

梦中的雪无声地落下，流韵神奇地美丽着世界，雪朵朵打湿我如雪的爱恋，化作你生命极地无期的守望。梦中看不清走近你的是我还是其他。渴望如雪、如雪渴望，就让我融为你窗外的雪吧，雪无愧于心，无愧于他人。

雪以雪的方式馈赠生命，雪是一种经霜的情怀，心有所属情有所依，灵魂才如雪般美丽无比。

沉睡的冬日梦雪，荒芜并不代表死亡！寒冬也不能冰封爱情。

温暖的雪花，总是在日子的相思胀圆之后，让冬多姿地展开，再次火爆，开始分婉春天。

裹的童话世界……”那年我的升学考试成绩名列八个村级小学数百名考生之首，我的作文《雪》作为范文被抄写在学校大黑板上，供同级考生阅读。一时间，我成了远近闻名的“小名人”，就是至今在乡间偶遇过去的初中同学，大家还会津津乐道地提及此事……

如今，忙碌成了生活底色，城市灯火彻夜不眠，雪倒成了稀客。霓虹灯下，忙碌身影穿梭，少有人驻足，倾听风与雪的低语。可我依旧执着地期待，期待着雪花抚平生活的褶皱，期盼着淋漓尽致的一场大雪洗净尘世的喧嚣与纷扰，让世界变得纯净而美好。

我就这样，在期盼中等待着，等待着那场属于冬日的盛大舞会，等待着雪花纷纷扬扬地飘落，等待着与雪的美丽邂逅。

我期盼一场雪落时，煮一壶热茶，热气氤氲，模糊窗外雪景；或是静静伏案，任雪花轻叩窗棂，翻开旧书，让墨香与雪香相融，于电脑键盘上落下灵动诗行。书中自有黄金屋，窗外自有山如玉。

我期待一场雪的降临，期待在这冰天雪地中，生灵能够静心思量沉淀，于春日蓬勃萌发分蘖。待雪霁天晴，日光温柔洒落，看雪一点点消融，滋养万物，仿若人间又焕生机。

雪还未落，但我知道，它迟早会来。怀揣这份雪念，如同守着暗夜里的烛火，不惧漫长寒冬。

待雪簌簌而降，所有的念，都会化作掌心的清凉，润泽余生时光。



鹤雀楼

新生（漆画）

李京玉 作

心灵港湾

藏在冬日的雪念

■杨稳定

生活总归得有点期念，唯有如此，那不紧不慢的日子方能有所希冀。当下已然过了小雪、大雪节气，冬日像个寡言的老友，不动声色地把世界攥进冷风里。而我，怀揣一抹对雪的念想，静静潜伏在时光角落里，等待着赴一场与雪久违的邀约。

忽一日，刷抖音偶见凤凰谷顶端雪飘然而至的视频，心里暗喜，思谋着下雪日不会太远。然近几天，城里午时阳光依旧绵软和煦，风轻柔而日头和煦，寒雪仿若被岁月捂住了口鼻，迟迟不肯露面。眼瞅着冬季的延展拉长，我奈何不得，对雪的期盼却一天比一天炽烈。

我对雪之期待，起于落叶的飘零。冬日的脚步悄然来临，风在街巷间穿梭，带着丝丝寒意。天空，像是一块被晕染得不够均匀的画布，透着阴沉的色调。落叶，渲染出一派肃杀悲壮的气氛！最初坠落的，只是那么一片两片，像一只两只断魂的金蝴蝶。但接着，便有哗哗的金色阵雨了。接着，便在树下铺起一片红色的地毯。而在这地毯之上，铁铸似的，竖着光秃秃的疏落的树干和枝丫，直刺灰蒙蒙的苍穹。

清晨，推开窗户，望见那光秃秃的树枝在风中颤抖，我的心也跟着微微颤动。走在大街上，行人裹紧棉衣，匆匆的脚步溅起一地肃杀。商店广告橱窗里的暖灯，氤氲出朦胧光

影，却暖不透窗外干枯的枝丫。这些枝丫纵横交错，仿若瘦骨嶙峋的手，伸向铅灰色的苍穹。是在苦苦哀求，也是殷切呼唤——呼唤一场雪，来粉饰这单调乏味的荒芜。行至城市主干道，我惊奇地发现，受高楼大厦荫庇的法桐，安然静立在人行道两侧，即便叶子已然枯黄，却依旧那样不紧不慢。风势强劲时，落叶萧萧，盈满长街，颇有些下雪的先兆。

我闭上眼睛，极力想象着雪花纷纷扬扬飘落的场景，那是怎样的一种美丽与宁静。小时候的我，一直固执地以为，雪的故乡就只在乡下，且雪只在夜晚飘落。

盼望着，盼望着，久别的雪，久违的雪，终于在某一个夜晚落下，“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”。

记忆里的冬天，一下起雪来，就是纷纷扬扬，铺天盖地。梨花般的雪片，精灵一样懒散地，无拘无束地飘着、落着，在沟渠，在麦田，在乡下每一个可以栖身的角落。早上起床推开门，但见房顶白了、田野白了，沟沟坎坎瞬间披上银装，经过阳光的折射熠熠生辉，经久不散。这些洁白的天使，怀着深远的眷恋义无反顾地扑入田野的怀抱，与辽阔融为一体，又妖娆成满目遍野的银装素裹。巷子里，小狗撒着欢，互相追逐着；老母鸡们喳喳地叫着，麻雀们唧唧喳喳只有它们才能听懂的歌；几只麻雀起起落落，打破了银装素裹的沉默。



小时候，每逢下雪，老家的院子就成了欢乐的天堂。清晨一睁眼，满世界银白，惊呼声还未出口，人已冲进雪地。我与小伙伴们在雪地里嬉笑打闹。我们用冻红的小手堆起一个个奇形怪状的雪人，给它们安上石子做的眼睛、胡萝卜做的鼻子。那时的笑声，仿佛还在耳畔回荡，那般清脆，那般无忧无虑。推雪人、打雪仗时，小手冻得通红也毫不在意，掌心那团雪，是童年最清凉的甜。我们撒欢般地走在雪地上，脚下发出“咯吱咯吱”的声响，那是雪在诉说着冬日的故事。雪落无声，却盛满欢声笑语，藏着最纯纯的快乐。

夜里，一家人围坐暖炉，橘黄灯光映着窗外簌簌飞雪，屋内茶香弥漫、温情流淌，那时的安稳静谧，是雪馈赠的厚礼。

从学生时期开始，我与雪就有着一种特殊的情缘，童年记忆中那些疯玩、傻乐，似乎都与雪相关，我一直以为，有雪的时候，才有童话。

感谢冬雪，感谢童年。曾记得，我从村小学升初中时，升学考试语文题作文题目是《雪》。考场上，我的脑海里浮现出平时观察的雪景。于是，迅速在试卷中写道：“雪，下了一夜。早上起来推开门一看，地上、房顶、树枝一片洁白——好一个银装素